

## 马蹄声声纸上来

王彦平 文/图

名家随笔

太原人过节的仪式感，称得上隆重。

年是从腊月开始的。街上车堵车，商场人挤人，菜场人吼人，超市人找人。单位里，人们一边年终总结冲业绩，一边准备年度联欢，一边忙里偷闲选购年货礼品。大多数人家还是按照从前留下来的习俗，把冰箱填满，甚至在窗外吊满食物。

从前的太原，离年还有好多天，商家就关门回家了，在元宵节过后才慢慢吞吞地开门迎客。正月天的食物，全靠一个冰箱储备。没有冰箱的时候，就靠冬季的天气——冻。冻肉，冻豆腐，冻馒头，冻饺子，冻各种馅，甚至冻梨。

一个正月天，就是坐着吃，就是亲戚家进朋友家出。去到谁家，都是满满一桌子。太原人的拜年，也是有讲究的。大年初一，婆家；初二，回娘家；初三初四，亲戚家；初五，窝家；初六之后，朋友家。

元宵节的仪式感，比春节更盛大。元宵节要“闹红火”，元宵节是太原人的狂欢时光。

元宵节的红火，包括猜灯谜、赏花灯、民俗剧、社火……眼不够看，耳不够听，到处是脚步跟不上红火的人。

太原的红火，不仅仅是热闹，每个项目背后都是足足的浪漫与诗意。仅社火一项，就有太原锣鼓、太原秧歌、狮子龙灯、高跷旱船、二人台、跑场秧歌等等。

比如人们都不陌生的锣鼓，在太原却与众不同。太原锣鼓是由历史久远的“社鼓”演变而来。社鼓，是旧时社日祭神所鸣奏的鼓乐，也就是在社庙内敲的鼓，至少可追溯到宋代宁宗年间。也有一种说法，太原锣鼓起源于太原清徐的古寨村。这里曾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妹妹的居所。当时每遇皇姑出行，村民们便用锣鼓迎送。而当初演奏的曲调，就是今天广为流传的“流水”。不过在清徐有尧庙，传说尧曾在这里建都。两旁有东罗村、西罗村。每当尧王出行时，东西罗村驻扎的鼓乐队就要随行，以锣鼓礼乐作为仪仗。

用激烈的锣鼓演绎舒缓的“流水”，单凭这点就足够吸引人。当然，锣鼓演绎的“流水”与现实中的流水并不一样，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曲牌。除了“流水”，太原锣鼓的曲牌还有“一二五”“狗相咬”等，极为有趣，都是以精准的节奏展现锣鼓热烈而迷人的魅力。

太原锣鼓在街头出现，必是燃情时光。当两队鼓手穿戴整齐，摆开阵势，在相互较量中、各显身手时，那一曲接一曲、一阵连一阵的鼓点犹如疾风暴雨，倾泻而下。这是表演，也是较量；是对抗，也是携手。

一边是鼓声激烈，一边是鼓手脸上笑成的花。

此刻，并州街头，节日的氛围达到了高潮。

马年说来就来了。窗外的梧桐还秃着，我的案头却已是一片奔腾的、茸茸的绿意——那是我铺开的宣纸，是马群即将苏醒的草原。

笔是新的，墨是陈的。新笔的毫尖聚着一点锐利的光，像初雪后第一道未沾尘的蹄印；陈墨在砚里化开，一圈圈漾着乌亮的光，深得像古战场的夜，又像马鬃拂过千年烽烟后沉淀下来的颜色。我执笔的手竟有些微颤——不是怯，是那种隔世重逢的、近乡情怯似的悸动。

我第一笔落下的，是一匹马孤独的脊线。那线条从纸的边缘生出来，像地平线上初凝的晓色，先是迟疑的，试探的，而后便陡然有了气韵，一路向上、向前奔涌，成了山峦起伏的轮廓。我想起童年在牧场见过

的马。那是个黄昏，夕阳把戈壁熔成流动的金子，一匹枣红马兀自立在沙丘顶上，颈子仰着，向着风来的方向。它不动，却比任何奔跑都更像奔跑。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心口被什么撞了一下。如今这根脊线画下去，我才明白：马的身上，驮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远方。

笔尖一转，蹄的形状便出来了。不是圆润的，是带棱角的，仿佛能听见它们叩击在不同土地上的声音——在江南青石板上是清脆的“嘚嘚”，像雨打芭蕉；在漠北戈壁则是沉闷的“噗噗”，伴着沙粒飞扬。我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”。那“萧萧”二字真是好，不是嘶，不是啸，是一种从肺腑里荡出来的、带着金属震颤的长吟。它穿过《楚辞》的香草，穿过《汉赋》的宫阙，穿过唐诗的边塞与宋词的残月，一路“萧萧”地响到我的笔尖来。

墨色渐渐润开，我画出马的脖颈。那脖颈的弧线是最难的，要柔，柔得像一弯被风吹动的绸；又要韧，韧得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。画到这里，我的心思飘到更远的地方去——我想象着丝路商队里的马，驮着沉甸甸的丝绸与瓷器，在驼铃的伴奏下，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从长安到罗马的距离。它们的蹄印里，落下过波斯银币的微光，掺进过天竺香料的碎屑，甚至粘过地中海盐粒的咸涩。我又想起驿道上的马，那些被唤作“驿骑”的生灵。它们或许从未上过战场，却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，用生命奔跑。

杜牧那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背后，是多少匹马倒毙在尘埃里的喘息？“八百里加急”的竹筒上，除了墨迹，怕是还浸着汗与血的咸味吧。

眼睛是最后画的。我调了最浓的墨，又兑了一丁点儿花青，让那黑色在深处泛出一点幽幽的蓝，像夜潭，又像未燃尽的炭。我凝视着这双渐渐成形的眼睛，忽然觉得它在回看我。目光对接的刹那，无数成语与诗句破空而来——“一马当先”，那是劈开混沌的锐气；“马到成功”，那是事成之后的酣畅；“龙马精神”，那是蛰伏一冬后整个民族在春日里舒展筋骨的噼啪声……

画完这匹孤马，我换了一支更大的笔，饱蘸了水和墨，开始画群马。我不再追求形似，只求那股“势”。笔锋在纸上横扫，干湿浓淡间，马群便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它们交错的腿如疾风中的密林，飞扬的鬃毛像逆流而上的黑色火焰。我在它们的奔腾中，看见了无数个自己：那个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着追蜻蜓的孩童，那个在异乡深夜赶最后一班地铁的青年，那个在生活重压下仍想昂起头来的中年人……我们每个人，何尝不是一匹负重的马，驮着记忆、责任与梦想，在属于自己的征途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？

最后一笔落下时，窗外恰好传来一声遥远的汽笛。现代文明的声响，与我笔下千年前的蹄声，奇妙地重叠在一起。我放下笔，看那满纸的墨迹渐渐干涸，凝固成一片不会褪色的草原。



## 龙马精神春晖里

卢静

春节前，友人通过微信发来马迎新年的绛州木版年画。这些年画色彩艳丽而协调统一，对比强烈却不俗不火，令人一见钟情。

一声长嘶，从丙午马年新春传出。在十二地支系统中，午时(11:00-13:00)正是阳气极盛、充满热情与活力的时刻，故对应刚健不息的马，象征奔腾与活力。马，刚柔相济，在此契合阳极生阴的一刻，动静相得，合奔腾与忠诚坚韧于一身。马与人类早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，在农业、运输与军事等各方面担负重要任务。在历史故事里，流传着不少马的佳话，对英雄人物来说，马不仅是勇猛的坐骑，更是一生中肝胆相照的知音，是一起出生入死、保家卫国的亲密战友。

一缕梅香沁新春，“龙马精神”一词传递着亲朋好友的新春祝福。这个词语，折射出《周易·乾卦·象传》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哲学思想。

马锐意进取的昂首瞬间、自由驰骋的身姿，从古至今，总是被人类用文字或画笔摄取。我最爱唐代诗人杜甫的“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”，那生气凛凛、双耳锐利、神清骨峻的形象，充满了自由不羁的力量感。

听，春雷隐隐，席地卷来，从远方曦光微红的地平线上，万马飞扬的鬃毛掀起一阵疾风，四腿矫健有力，撞响山川，正向我们疾奔而来。我似乎看到，浩瀚寰宇，银河凝结成璀璨的液晶屏，一匹马正合着周天星座运转的节律，生出双翼。

在河东大地，流传着关公

坐骑赤兔马的故事。这匹通体燃烧火焰的宝马良驹，威猛、迅捷，在陪关羽过五关斩六将、千里走单骑的戎马生涯中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，直至败走麦城时，赤兔马依旧奋力救护主人。传说关羽被东吴擒杀后，孙权将赤兔马赏赐给马忠，赤兔马绝食而亡。绛州是古代晋南的一个繁华中心，木版年画闻名遐迩，其丰富内容里自然包含了关公文化。

年画，蕴含浓浓的年味儿，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冀。新春时节，河东匠人伏案挥毫，或绘赤色宝马蹄生祥云、疾奔如风，或巧妙构思《马上成功》《马上生财》图，或以传统年画《善火福水马灶》为蓝本进行再创作，皆以骏马为核心意象，生动彰显龙马精神。

## 并州街头鼓声蕴『流水』

蒋殊